

剪髮記事

瀛苑副刊

培養四個月大的有機物，頭髮，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刷著，還特地挑了好幾種添加營養物的洗髮精給他們作深層呵護，深怕他們受到傷害。

無奈就是敵不過後天的基因突變。早上被強迫梳平的直髮，到了下午便慢慢地像魷魚遇到火似的捲曲起來，在頭皮上不斷膨脹，無來由的比別人多高了幾公分。最後，在夜晚，以脫線的姿態懸掛在我圓圓的頭顱上，我就是這種後天捲毛的人類，當然也備受其苦。

記得國小時，我是掛著一頭烏黑的直髮，每當洗完澡從浴室出來，只要用浴巾在頭上搓兩下，吹風機隨便甩個兩圈，看著鏡子再用手撥一撥，就跟現在洗髮精廣告明星一樣「怎麼撥都不會亂」。

不曉得為什麼校規裡，就是硬要規定中學男生一律要剪個小平頭？從此頭髮再也沒長超過3公分，雖然越短但也越粗，像藤蔓似的在頭頂上攀爬了起來，向四周擴散蔓延，最後，懶懶地趴在我的頭上，而待我想要留長髮時，卻像回天乏術一般，髮質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烏黑閃亮。不過，這倒是紀錄生物上演化的過程，後天的環境可以改變先天的遺傳，這證據就在我頭頂上。

約一個禮拜前，母親指著我的頭髮，開始對著這頭亂髮發表長篇訓話，內容不外乎，頭髮已經長了還不去整理整理，這東西能見人嗎？……好久沒回家，剛回到家就被精神轟炸一番。有道是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容毀傷。怎可以隨便把一根頭髮給傷了，這是非禿頭族誓死保衛的真理，但君要臣死，臣不死無以謝天，既然，生我者已下了諭旨，便注定了我這頭頭髮的命運。

今天清晨兩點，學弟敲著門，而睡眼惺忪的開了門，學弟居然被我嚇了一大跳，因為壓過枕頭的毛髮就跟稻草似的在空中飄蕩一樣，如同恐怖女妖的亂髮般，尤其在深夜，更添了許多見面時的驚悚畫面，我望著鏡子，在狼狽的髮上多梳了幾下，心裡自覺應該挑個良辰吉時，好好的來個斬根除亂。

經過一整個早上跟老師課業上的討論後，下午我闌珊地晃著BBS，無意間瞄到學妹的說明檔，敘述她昨天剪完頭髮後，找回自己清純的樣子，莫非暗指我該去剪髮了，也對，這頭雜草使我老了許多，難怪得不到美眉的青睞，看來為了幸福著想，該動身前往頭髮的刑場，一剪心中的陰霾，求個痛快。

身負著母命，學弟的驚嚇及學妹的暗示，面對理髮院，今天的天氣反映此時的心情，忽晴忽雨起伏甚大，還是毅然挺進，在剪刀手巧奪天工的技術下，只見絲絲捲毛拋到空中，不情願的直落地上，「真的，不是主人不要你們，只是你們讓我看不到天空的雲彩就算了，連路上的美眉因你們而變形，試問你們該當何罪？」雙眼緊緊閉著，剎那間，四個月細心呵護下的頭髮，就此與我一一了斷。

看看鏡子，我的髮型跟革命軍人沒什麼兩樣，如同恢復男兒身，邁出理髮院，第一件讓我感受到的是：「靠！怎麼那麼冷！」這時才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做唇亡齒寒，實在不應該在冬天把那麼保暖的頭髮給剪了，讓赤裸裸的頭顱急速體會嚴冬的寒冷。

匆匆走回宿舍，洗個熱水澡，把還藏匿在身體的小髮刺，任由水柱強行趕出。洗畢，準備梳頭髮，拿著鏡子照著新髮型時，望著頭髮我想起了老妹。

回想大一還是新鮮人時，為了省理髮費，央求老妹幫我除除雜草，之所以請老妹跨刀演出，因為她可是念高中職業班美容科的學生，雖然美容科和美髮科好像有點不一樣，但抱著凡事都有第一次，相信老妹不會有對老哥太慘忍的心態，拿著一張椅子在廁所等候，不時照著鏡子的項上之物。在切髮手術進行到一半，老爸突然回來看到兒子的樣子，立刻直嚷嚷要我趕快去理髮廳給人修一修，說頭髮好像被狗啃過似的，天丫！此時，莫名的恐懼由頭皮竄出，照了鏡子後，雙手一攤，任由老爸把我載到不知名的理髮廳，在無法彌補的狀況下，只好同意落髮，而我的心卻在落淚、淌血，戴著帽子度過大一無髮生活，那時還被同學誤認為是打賭輸了，還是被人拋棄想削髮當和尚去了。

自此老妹的剪髮技術提昇了不少，當然老哥也樂於繼續提供寶貴樣品給她作實驗，反而不想到外面的理髮廳。一方面在理髮時，跟老妹聊聊日常生活的小八卦，譬如說哪家親戚又鬧不合了，隔壁的母狗生了幾條小狗……等等，讓久久才回家一次的遊子知道家裡有什麼新鮮事，增進了兄妹的情誼。

另一方面，主要老妹剪頭髮非常細膩，常常一動起刀來，沒有花上一個小時是不會罷休。往往我坐不住冷板凳時，就不時的會催促著，此時她就會說快好了，一聽就知道這是騙小孩的技倆，可是，武器握在她的手上，為了保住小命，只好相信她。

近來，老妹已為人妻、人母，身為哥哥的我，已不好意思開口再請她來，只為了我的頭髮再動干戈。不過，從她丈夫、小孩的髮型，仍然可以看到老妹的傑作，撫摸著小外甥的頭，不由的發出會心的一笑，過去我的髮型也是由老妹親手操刀出來的，與小外甥的髮型看來還真有點像。

照照鏡子，我開始懷念起那段給老妹剪髮的趣事，摸摸已煥然一新的頭髮，清爽下，期許明天出門會有美眉多看我一眼，而不是那個毛髮雜亂的披頭四。